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五

巡狩

攔駕 二則

巡幸關係

母后奉迎 一則

皇太后父母 二則

王府 六則

冊封

送親王

親王之寃

郡王之寃

楚宗行刑

宗案 三則

宗人入學

郡主侍養

宗人攘奪

二庶人

婁妃

二王孫

兇人一律

叛宗

歷代宗室

葉分教

鄭秀才

宗禁

湧幢小品卷之五

湖上朱國禎輯

長樂郡
振鐸西
請子也

巡狩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

上幸汴梁七月丁未回京

八月壬午再幸十月丁丑回京初則河南已下再

則元都已平自往壯聲勢且覽中原大軸有遷都

之志也儀注雖未可考要之鹵簿軍容氣象自是

不同 文皇再幸北京俱 皇太子監國五出塞

不辭勞苦 憲皇征漢往返僅二十六日出喜峰

口破虜往返僅二十七日止治兵以親王監國而英皇北行事起倉卒百凡草草從官亦不甚多至于陷沒非臣子所忍言武皇驅馳不過遊戲肅皇自藩國入承大統母后之葬大議分合親幸承天事情自不可已往返五千里僅五十八日中間駐承天者十二日當時紛紛諫止愛君惜費一動不如一靜臣子之分自當如此若以大體論之從中將順未爲不可

攔駕

嘉靖十八年二月 聖駕將南狩有軍人孫堂由西闕門入至午門從 御路中橋至 奉天門下登 金臺坐之而守門官吏莫有知者及天明堂從上呼叫方覺捕之堂言沿途搭蓋蓆殿累死軍民大半因此我來攔 駕事聞下錦衣衛嚴刑根究謂堂實病狂當以擅入 御座者律絞及諸門役防範不密之罪報可而 上終不爲動蓋內斷已久矣

襄府典吏王文同民人栗鑾詭列名銜爲奏事語

多觸犯傳流道路冀得聞上停止而李文魁真宣等復用黃帖抄謄傳播東廠旗校緝獲以聞時乘輿已發有旨逮訊文魁等以妖言惑眾律及二十餘人各坐罪有差

巡幸關係

方南巡時沿途有司以供具不辦獲罪若副使潘鑑知府劉汝松同知李朝陽與川縣等官逮行在詔獄拷訊爲民甚衆及將回鑾論行在兵部掌都察院事王廷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

馬糧草并以躲避官員責其叅治及入河南境抵裕州供具復不給於是河南叅政張思聰副使胡廷祿陳逅南陽知府王維垣俱逮詔獄爲民嚴旨責廷相悉糾諸怠弛者因移咨各撫按官指實開具及是廷相彙列奏聞自順天府尹邵錫密雲副使高金天津副使張承祚而下七十二員得旨各官違誤推避悖慢爲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撫按逮治從重擬罪其平日貪墨及假公科歛者仍各追贓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錫降

二級調外任金承祚等悉黜爲民而前此衛輝行
宮火該府官止留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都護軍門
縛押前行示衆守巡并布按二司掌印者俱逮鎮
撫司拷訊於是衛輝知府王耿汲縣署印知縣侯
郡縛行 駕前至承天杖之發邊方爲民又逮督
理侍郎張衍慶及河南巡撫易瓚巡按湯震左布
政姚文清按察使龐洽叅政樂護僉事王格俱下
鎮撫司悉黜爲民其趙州臨洛鎮二處 駕發時
行殿俱災有司官皆治罪從行人馬死者甚衆至
葉縣知縣李浦以持牌候各官境上奪職丁憂學
士廖道南獻賦以緋衣朝見 上怒其居喪從吉
奪官則又其自取不必言 萬乘一動干係極大
遐想景象以 神聖孝思尚且如此況無事盤遊
哉末年 上病復諭南狩取藥中外洵懼徐文貞
力諫得止

母后奉迎

世宗卽位之四日迎母妃於安陸用船四千艘人夫
四十萬江行考遞水手數千人其第一人爲御舟

柁工卽泐流湍急舟穩如山余渡江其子在江于
擺渡能言之問其父姓名曰王金生時母夢仙妃
渡水踏一魚烏金色落其家人以爲瑞云後尊爲
章聖皇太后患目淚用海松子有驗命守臣於暹羅
頻海諸處採進

皇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知書有容色杭州兵家女
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
矣墜而死其父充漕卒攜至京師成化中選入掖
庭居別院未得進嘗賦詩曰宮漏沈沈滴絳河繡
鞋無奈怯春羅曾將舊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
蛾雨過玉階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幾年不見
君王面咫尺蓬萊奈若何詩成微吟 憲宗步月
過院聞而異之遂召幸焉生與王是爲 睿宗獻
皇帝配蔣妃實生 世宗肅皇帝 世皇旣正大
統時以貴妃在宮中尊爲 壽安皇太后元年十
一月崩上謚孝惠其弟喜封伯欽賜爲其父造墳
杭州極壯麗費可十餘萬所稱邵王墳者是也今
子孫貧貨石築十錦塘已蕩然矣 邵后又生谷

王

皇太后父母

自來皇太后之父母罕有存者 神皇卽位尊

皇后爲仁聖皇太后 皇賢妃爲慈聖皇太后兩宮

竝重其父母皆存真太平盛事 仁聖父陳景行

封固安伯以壬午年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榮

靖祭十六壇賜賻二千兩妻張氏禮部尚書張文

質女癸未年卒賜祭葬同 慈聖父李偉封武清

伯已進侯癸未年卒年七十四贈安國公謚恭簡

祭二十壇先賜營壙銀三萬兩妻王氏時入宮

聖母以家人禮上食王避匿曰太后至尊奈何以老

婦褻朝廷禮賞賜不可勝紀丁亥卒祭如前賻五

千兩固安三子昌言錦衣指揮僉事嘉言名言錦

衣千戶武清亦三子文全襲伯文貴左都督文進

御馬監太監蓋自宮從 慈聖入內者未知宮中

何以相處兩宮並存則嫡母加二字爲別所重自

有在今已並加而其父母恩禮殊絕如此則又起

於慈懿之分別也

慈懿雖加二字爲重然特虛名耳於外家無所推恩
最初正位中宮父貴原金吾右衛指揮使加都督
同知卒後不聞贈謚長子欽僅嗣錦衣指揮使次
子鍾正統十四年從北狩俱死於難旣而鍾遺腹
生雄遂以後欽世其官天順元年陞都指揮使成
化初晉後軍都督僉事尋轉同知卒年三十賜寶
楮萬緡論祭營葬初 英宗重念 后族胤嗣單
弱每欲胙雄茅土 慈懿輒辭謝故終身不及封
拜雄卒後 憲宗念累朝外戚俱有封爵乃封雄
子承宗爲安昌伯而 周太后家封二伯尋晉侯
恩禮隆厚百倍于錢及 慈懿崩阨於 周太后
幾不得祔賴 憲宗明聖大臣力爭得祔盖嫡母
雖尊比易代決不敢敵生母親 慈懿之云則
仁聖得此已極崇重而陳氏亦云厚幸矣

王府

國初親王府基秦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
元舊內楚用武昌靈應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
用潭州玄妙觀靖江在獨秀峰前以後續封者自

宜詳載而史不必盡書要之必取郡地之最廣與風氣最適中者用之

親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墻五尺五寸城河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臺五尺九寸各有定數而殿之尺寸不著秦府殿高至九丈九尺韓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懸絕豈秦晉燕周四府乃高皇后親生故優之諸子不得與並耶余見吉府榮府城高僅二丈餘城外並無河想卽以本府長沙常德之城池爲據而內城特作子城其餘可類推矣

親王之國鄭淮荆襄梁五府皆

仁宗子 宣宗

弟用船不過二三百艘德秀吉崇徽五府皆

英宗子 憲宗弟用船亦不過七百餘艘除王府及各官應付車輛人夫其軍校人等船令自備在途亦自拽送不起人夫至吉王始奏乞護送人夫然每船不過五名與岐二王之國分外陳乞至用船九百餘沿途起夫至數萬其後復加樽節止用船七百行李車輛自承奉長史而下各有等差吏典

軍校四人共車一輛所過州縣驛遞止供柴薪不
支廩給弘治十一年壽涇二府官校恣橫至毆辱
憲臣逼取財物地方騷動事聞承奉長史俱坐罪
正德初榮王將之國所司請申明舊例行所在官
司曉諭約束拽船人夫親王并妃船每船上水八
十名下水五十名其餘裝載物件每船上水二十
五名下水十五名本府官員船上下水俱十五名
軍校船上下水俱五名

景王之國隨行官二十七員校尉六百名軍一千
名背負什物軍一百名馬一百匹其驛遞舊制雙
馬單馬起船符三道今照宣德年例只與單馬起
船符驗

福王之國用船一千一百七十三隻比潞王多二
百四十八隻隨行軍一千一百名

沿途以少司馬一人總之潞王則蕭岳峯大亨福
王則魏惺吾養蒙所隨旗校內使皆擇中下者以
行卽承奉稍黠亦不能肆而其餘兵衛獨懼兵部
所至不過依常夫馬廩給一夕而行原不爲害乃

好事者議於經過去處蠲恤不知惟車駕所過有之藩王何爲者雖寢不行而其識見亦可槩見矣

冊封

封王一差親王以勲臣爲正使其餘用京堂科臣部屬中行等官翰林文學侍從例不差遣自弘治七年十月始差侍讀江瀾次年侍講劉忠又次年停遣十年侍講張芮十八年編修陳彝劉瑾亂政革六科不用瑾誅仍舊正德六年檢討穆孔暉七年編修陸澐八年編修崔銑自後增爲二人以後紛紛四出不可紀矣

送親王

天順四年再迎襄憲王至京恩禮有加比返國上親送至蘆溝橋車駕後王王辭曰以臣先君大亂之道也上曰王德厚坐車今日非以君送臣乃以姪送叔何亂之有王不獲已命昇人倒其肩輿示不敢背焉

親王之寃

遼王國於荊州府嘉靖中庶人憲薌聰明絕世行多縱洩當之以叛劾疏中有觀兵八里山之說傳致其獄過也被執月餘飲酒賦詩了不爲意行之日表辭毛太妃血淚淋漓全表皆濕表旣上如故也惟語袁太守曰公知吾好文墨多致文房四寶去見者無不哀之

邵王之寃

正德九年東平人西鳳竹造吏部主事梁穀爲言鄉人表質趙岩等糾衆數千將爲逆梁爲本州著姓蓋宋梁灝梁固之後也穀居鄉兇戾行多不檢倚惡少爲助旣貴此輩常往來其門頗狀苦之又與千戶高乾等有怨聞鳳竹言輒意動乃遣人訪於屈昂昂亦亾賴報書愈誑誕又有劉昇者穀素與往來詢以故昇嘗爲千戶王瓚所辱誣瓚亦預謀穀因并以乾及惡少姓名皆稱爲從逆者告變於尚書楊一清遂聞於上召兵部議尚書陸完請亟諭山東鎮巡官密捕窮治黨與仍令總兵官劉暉以遼東軍千五百人駐濟寧伺變進兵會魯

王入長史馬魁譖奏其子歸善王當洹妄言欲反
穀復謂當洹與質連謀遣太監溫祥大理寺少卿
王純錦衣指揮韓端往執當洹復議用兵命總兵
卻永以所部邊軍及河間達官舍餘千五百人駐
德州副總兵桂勇將千人駐大名府遊擊將軍賈
鑑大同軍五百人駐徐州仍勅河南都御史陳珂
淮揚都御史張縉分守要害京師洵洵傳言宗室
有大變旬日間所在震動及祥等馳至合兵圍王
府當洹方飲而臥與質等皆束手就執祥等按問
無反狀蓋質以武斷爲鄉人所怨又善射當洹愛
之嘗賞以錢布岩以候缺引禮舍人懷贄謁當洹
嘗留飲穀諸所指皆平人也乃械質等至京暉及
永等兵皆罷巡按李翰臣因劾穀報怨邀功且言
當洹之罪成於馬魁乞寘二人於法詔以翰臣爲
謀叛者隱匿逮繫錦衣獄質等旣至法司以告變
由穀請逮穀與質等面證不從已而翰臣獄辭復
連及穀乃令置對法司擬翰臣穀俱贖杖還職穀
仍俟質等獄成議請得旨穀免贖還職翰臣降一

級調廣德州判官於是御史程啓充周宣等極論
穀挾私罔上鼓煽流言啓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
大臣輕信寡謀之失雖死不足盡法顧可縱之令
復職乎且與翰臣不宜異罰皆不報穀初以薦得
吏部及因一清上變權貴入其言欲徵封拜如平
寘鑄故事其於宗藩民命固有所不恤矣或云魯
王之奏當沔雖由馬魁媒孽之實爲在內力者所
迫懼禍及不得已而發云十一月當沔降庶人發

鳳陽

祖陵當沔健悍流賊攻兗州時嘗借護衛

盛甲弓弩率家衆登城射却之魯王以聞降勅褒
諭由是喜弄兵聞表質善射召與角勝因賞之時
縱酒多過失與馬魁有隙嘗欲納校尉李智爲家
人屬魁啓王魁不應密嗾王重繩智謫爲樂工當
沔不能平欲縛魁辱之魁避匿畏王責之乃乘醉
妄言欲反會穀告質等謀逆魁遂譖之王且曰不
先發禍且及王王懼遂奏之旣被執當沔曰我何
罪而繫我索其兵器乃前所借弓弩也魁恐事敗
諷所厚陳環及啗術士李秀使誣證之復以書及

賄抵鎮守太監畢真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者以實對書賄亦爲真所發於是法司會勲戚府部大臣以質等及魁赴諸王館與當涇驗問皆知當涇無反狀無敢爲白者竟以違祖訓成獄軍校坐撥置謫戍者五人質及家屬戍肅州西鳳竹屈昂徙口外魁以誣妄坐斬諸連逮庾死者甚衆王瓚亦死於途山東鎮巡及三司掌印官以失覺察奪俸有差穀首爲難端竟以一清庇獨得免當涇之鳳陽有旨令中官護送猶未知所坐中官給曰謁祖陵耳比至問曰此何地曰高牆乃大慟曰冤乎卽日以首觸牆而死聞者傷之

楚宗行刑

國朝宗室雖謀反大逆亦止賜自盡焚其尸惟楚世子英耀弑父克灼勾虜斬首焚尸二百年再見楚藩之變躡殺巡撫儼死不必言乃斬者三人又不告太廟告顯陵行刑夫死者與衆棄未聞棄之伊家墟墓間使其祖宗魂魄式而見之也且楚藩乃太祖七世孫非獻皇之後於義何居吁

蓋難言之矣

宗案

楚宗事業有定案非臣子所敢言要其實不可得而掩也今且勿論偶閱成化年間韓府晉府二案錄於後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鋌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磔於市妻妾子皆斬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王曰王病疾當不可諱無後奈何何不取家人子名之以奉

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韓王及諸王來問疾俱以託焉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令妾與子抱納宮中旣長請於朝俱受封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鎮守內官暨撫按會三司按之得其本末恂罪當斬餘坐罪有差刑部尙書林聰等具獄奏 上曰恂陰謀主使王母平氏妃周氏同其妻妾子乞養異姓男女冒封紊亂宗支罪惡深重恂凌遲處死財產沒官妻妾子俱斬知其事者內使劉通等五人

各杖一百充邊軍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
鍤追降爲庶人餘悉准擬其令太監李榮駙馬周
景錦衣衛指揮趙璟往蒞其事仍命自後各王府
將軍等處不許閑雜人出入構引爲非違者及內
官外官皆重罪不宥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乃
致書各王曰朕爲徵鍤乃韓憲王曾孫憲王實

太祖高皇帝子 高皇帝奄有天下封建諸王藩屏
國家爲千萬世不拔之基豈意徵鍤祇因乏嗣顧
戀房闈私愛輕信外人邪人使其母暨妃下抱
汚池之流上溷天潢之派其得罪於 祖宗豈小

小哉身雖淪亡咎難容貸已革其封爵削其謚號
追廢爲庶人用彰朝廷大法用慰 祖宗靈明以
爲將來警戒嗚呼莒人滅鄆春秋所誅而徵鍤忍
心害理一至於此 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常人聞
知莫不憤怒況於朕乎況於宗世乎尙恐各宗室
親王未知其詳特命所司抄錄情詞并書徧報親
藩尙其亮之

晉府方山王鍾鍤有罪革爵并削故鎮國將軍鍾

鍾封號初鍾鏹無嗣夫人張氏與其父瑁及母孫氏謀收弟婦之有娠者入府生子以爲己子鍾鏹亦與其謀方山王爲扶同奏請賜名奇濼已而得封至是爲人發其事且及王近狎樂婦杖死無辜暨納賕等罪命太監尚亨及刑部郎中張錦等會官覈實下都察院具獄以聞命革鍾鏹爵鍾鏹已故削其封號瑁及孫氏皆斬張氏奇濼賜自盡餘皆坐罪如律仍下勅切責鍾鏹曰高皇帝封建藩屏政欲子孫相承永享富貴奈何爾身居王位貪淫酷暴又甘與異姓爲骨肉得罪祖宗貽羞宗室廷議僉謂紊亂宗支難以輕宥茲特革爾王爵祿米爾其怨天乎尤人乎噫尚其悔悟之仍錄其事遣書徧示諸王

今民家往往有此事大都起於妻妾亦有其夫知之者然後多構訟破家所抱之子多不肖又必絕而後止蓋其家祖宗決不受決不容也嗟嗟以秦始皇之強二世而亾況其它乎

宗人入學

近日宗室甚多祿米日減自將軍而下有文學者
得應試爲秀才一時趨者頗衆士子爲詩嘲曰願
將紗帽換儒巾解帶絲緇穩稱身老爺博得相公
叫娘娘重結秀才親一王子口占報云紗帽儒巾
氣類同繫緇脫帶掛玲瓏娘娘原抱老爺睡喜得
天潢有相公聞者皆絕倒

郡主侍養

國朝故事郡主儀賓終身不得回籍南城郡主淮莊
王之女崇德呂相爲鄱陽簿有聲子煥有才貌王
愛而字之旣婚受封不得歸比相歿妻凌尚存主
辭祿乞恩同歸事 聞報可極盡孝敬至今人能
言之賢矣賢矣

宗人攘奪

武昌衛軍餘劉貴初倚楚府聲勢騙財害人致富
及楚王薨懼怨家來索延其母姨夫永安王府中
尉顯楮于家守之楚府宗室崇陽王顯休中尉英
燾永安王長子英峻奉國將軍榮縉及餘將軍中
尉英州英炆英炆等俱利貴所有糾惡少數十輩

漢書卷之五
排戶而入顯楮不能禦顯休等遂競攫其金帛時
攝國事通城王適過其門貴大呼白狀遣卒詰捕
英俊顯休等反羣擊通城王從者多被傷走毀通
城王冠輿王訟之巡按御史事未竟而顯休用事
者孫加等復以詐財害人爲通城王收置府獄中
顯休榮縉復劫獄吏奪出之巡按具上其事 上
以顯休恣肆違法奪祿一年榮縉英俊英燭英州
各半年英烜等俱行通城王嚴行戒飭

二庶人

漢寧二庶人反其黨皆勸疾趨金陵卽位天下自
定蓋徂於 文皇之事也後之譚者皆以此爲慮
雖然金陵亦何易趨 文皇力戰數年習知諸將
易與及金陵虛實又有導者決策直進二庶人莽
甚初起事家當重顧瞻多端如何便能出門必如
太祖以一旅前進擣虛自立基本方可團空而成況
當時守備甚弱非今比也或曰今雖有府部內外
守備七十箇倭子橫行不能禦若親王一臨自可
得志不知用兵專重聲勢所謂人怕虎虎亦怕人

寧獨怕人黔驢亦不敢犯李綱云某等雖書生然藉其位號以撫將士此真知兵者

婁妃

寧庶人妃婁氏上饒人素賢庶人有禽獸行其父康王屢欲殺之以婁能內助冀其改悔乃止既嗣漸驕蹇淫虐婁苦諫至涕泣庶人爲感動旣而狂縱如初縱伶人入內庭與諸姬亂獨畏避婁不敢犯以非禮庶人之殺孫燧許逵也婁曰奈何作此如異日何怒曰妃居深宮何自知之密捕時在旁內侍十餘人皆斬之緘送其首於婁婁發之大驚自後亦不敢復言及兵敗濠泣與訣婁曰不用吾言以至此尚何道投水死庶人旣就執見王陽明以葬婁爲囑居囹圄中每飯必別具饌祀之言及輒歎曰負此賢妃

二王孫

寘鐸之敗也以其孫龔材託僧大千者與俱亾卽以家人子冒名龔材時年十七削髮走河南永寧之千山剝庵居焉更名正奉未幾大千死龔材爲

漢書小記 卷之五
主僧所凌復走故縣鎮寓三官廟久之糞材憤懣
不勝遂自詣官言狀乃送之慶府王厚遇之與鎮
巡官皆以狀聞尋致京師寘鑄府中舊人在浣衣
局者已不能辨識法司會多官審訊糞材抗言曰
我高皇帝七代孫也不辱於齊民自歸君上於
是上念糞材雖不宥之例既束身歸命姑從輕
送鳳陽高牆安置

宸濠世子外不請名蓋有異志它日欲自賜名立
嗣立國也故宮中止以行叙曰某哥某哥之既敗
其第三子尚幼投于水得浮木攀之爲漁家所收
尋流落民間名曰朱學嘉靖十五年自言于霍丘
縣送于京師照糞材例發高牆

兇人一律

二兇南宋劭濬之惡今古未有既被擒劭曰可得爲勸

遠徒否濬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宸濠被擒
見王陽明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
人可乎大約兇人志圖富貴既敗猶望求生千古
一律

宸濠之反以李士實爲太師配李韓公也以劉養正爲軍師配劉青田也與古之自比鄴侯諸葛者酷似

叛宗

宗人尹灼代府和川府奉國將軍性淫縱日與里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爲大言以相炫耀惡少群而諛之曰安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故稱時奉國將軍俊桐俊槩俊霖中尉俊振充燉充燉亦醕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號每羣飲於市使酒刃人不給則劫掠民間當道以其宗人也啓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望代王二十三

年知府劉永以憂歸灼輩禦之於門劫其裝撫按以聞詔奪祿由是益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由已而以掠數錢爲罪耶羣惡相和時有羅廷璽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者尚漏未誅或告灼曰羅廷璽有神術移天折地衛奉知虜中要

領有急可使於是灼使人召廷璽衛奉皆至與俊
桐等歃血盟羅廷璽見灼僞大驚伏謁稱臣喧于
衆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
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議
遣奉使虜曰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
衛令酋長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徐以兵下平
陽自立爲帝旣又曰必燔諸處芻場使兵馬不易
集我舉事可萬全遂遣衛奉齎金帛使虜里中諸
惡少因以火箭燔芻場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
諸芻場同日火先是總督翁萬達以大同素反側
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
願有謁及問曰大同宗人可慮也問其詳不對督
府揚言曰生狂妄語耳旣而至鎮城私與巡撫詹
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搃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
問則呶喧矣惟靜定以計擒之督府曰吾意也夫
鎮兵邇感 國恩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也
卽宗人有草澤謀易與耳但當慮其走北于是召
總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

則豈無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私人密布之境上而但求捕於案牘叱咤之間悞矣乃懸賞曰得虜牒或私出塞者賞百金不三日而詰邊之令徧矣時衛奉輩自虜中返語灼曰已見虜酋察罕兒令製旗往北兵至滅下揭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大同爲賂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畀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往奉曰當道何故詰邊灼曰六芻場同日火彼安得不詰邊求奸細耶決計遣行而令羅廷璽至汾州約王廷榮爲內應使潛爲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瞭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雨出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等至鎮河墩詰墩卒近出塞者曰昨有數人當未還現等私謂曰無遣人而曰遣豈虜牒耶羣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未行卽反接之得其旗表諸物于是總督萬達具論灼等反形已具無可矜疑近時虜患殊異昔時

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充灼約爲內應
悖逆不臣使其謀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寘鑄
之于寧夏宸濠之在江西也 詔械繫京師伏誅
仍大申儆備

歷代宗室

管蔡之叛譚者引殷之義士爲比又謂周公假此
題目除其兄此書生狂悖之譚不足論若西漢則
莫甚於七國之變由漢高分封大奢醞釀所致然
實漢高深謀遠慮自奠磐石以定民志也晉之八
王互相魚肉自司馬懿反顧之報唐之永安王狂
豎不足道宋益靡靡無氣力堪作分外事甚覺安
靜我 太祖高皇帝分封諸王權勢隆重卽漢高
遺意葉伯巨鄭士利二傳余有論著錄於後 文
皇以來嚴爲之禁略無變通致庶宗饑窘中間有
材力請自效者一切禁止悍而不肖如充灼之類
至於謀叛文弱者僅僅托詞章詩酒自娛自來當
國者略不留意計惟張江陵以時以勢可任此事
亦止申條例一件申文定庚午以宗藩策士錄文

劈畫甚佳余時年已十四五讀而深喜之謂它日當國必見施行比文定謝政年八十餘往賀問及因進曰吾師之文至今能頌之然首揆十餘年未見議及何耶文定失笑曰子可謂直窮到底者當日既做閣老忙忙過日那復想及提及此是真心話更見文定踏實處若他人必有許多支吾言語且慍且怒矣

葉分教

公名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入縣學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進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 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

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
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
治難矣夫圖治於陵剝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
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窮今病民
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
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
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
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
王優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
爲僭亂漢晉之轍可爲明鑒此人所未知而臣所
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
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
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

鄭秀才

公名士利字好義寧海人父邦彥字國昌好學彊
記能文章四子士元士亨士利士貞士元字好仁
剛直有才學洪武四年同知懷慶府時方役民運

鹽給軍獨革之令軍自運有挾重臣勢來撓者卒
不爲動人至今便之陞湖廣僉事盡出軍中所掠
婦女歸其家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
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
凡數百人士元以事忤御史臺嗾吏以此陷之繫
獄 天子方怒甚以爲欺罔行省三十餘輩守令
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
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
士利方以諸生告於師侍其兄獨歎曰 上不知
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
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 詔
假公言私者治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
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
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爲誠欲
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
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
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縫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

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
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
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
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
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 國家
諸法必明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
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
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
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
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
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
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
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
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下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
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
已喟然曰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
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
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事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
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
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其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
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
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朱史氏曰高皇開創用法一主於嚴胡大海方
治兵處州其子犯酒禁手刃之曰寧湖大海反吾
號令不可違也蓋截斷如此而謂嘗之者有可幸
觸之者有可全乎糧稅空印雖行之已久然高
皇深惡舊習事無小大必經斷方與施行今未嘗
奉旨一發勢在必誅於是每歲用御史查刷其法
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永革當日上下相沿
之習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至分封之疏利
害明白誠爲正論然高皇起徒步成混一精兵
良將滿天下偃之則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且爲
變故分隸諸王使之習兵盡其才以暗讐奸人窺
伺之志卽如文皇天表雄奇才幹超絕決非人
臣之相一恒人知之以高皇神聖父子間周旋

且四十年豈不了了而付天下於偏頂文弱之太孫何居特以倫序爲重氣運尚艱不得不盡人事之正以候天道之微故置文皇於元之故都隱然與南並峙而祖訓中明開訓兵待命剪除奸臣之語宛然文皇遺囑上叅氣數下度人事而中又卜之子孫遲回審固其慮長而其心則已苦矣乃居升之言旣不足仰窺聖意齊黃之議削又身在建文駁運中無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一番掃除天河地軸皆爲翻動而藩王之權以次漸削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高皇計算中意

聖心淵微上與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獨自逆睹豫有以待者夫漢高濶略年不甚永晚征黠布傷且困矣料身後事尚灼灼不爽而況高皇度越千古爲社稷蒼生計反奢於制而兆之釁乎總前後論之其初太寬勢也中乃稍密亦勢也今則錮之一區之中絕之四民之外國賦傾廩矣而庶宗不得宿飽玉牒充棟矣而宗子誰是維城祖制然乎哉祖制然乎哉

宗禁

親王不許出城 祖制原無此禁惟 國初事體
隆重凡出入必奏請并迎送先後亦 太祖自定
後仍之凡遷居省墓必奉 旨方行當事者不察
本末因之推及郡王將軍中尉以及庶宗而條例
中又有無故出城之語牢守不動此是何說今其
禁已開有登賢書者亦其勢不得不開也

湧幢小品卷之五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六

祖陵

朱巷

陵像

陵戶

九陵

陵祭

壽陵

把滑

少笑陵

堯陵

古陵廟

拜陵

伐墓栢

舅家移塋

上窰

彭祖舉柩

宗禁

親王不許出城 祖制原無此禁惟 國初事體
隆重凡出入必奏請并迎送先後亦 太祖自定
後仍之凡遷居省墓必奉 旨方行當事者不察
本末因之推及郡王將軍中尉以及庶宗而條例
中又有無故出城之語牢守不動此是何說今其
禁已開有登賢書者亦其勢不得不開也

湧幢小品卷之五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六

祖陵

朱巷

陵像

陵戶

九陵

陵祭

壽陵

把滑

少笑陵

堯陵

古陵廟

拜陵

伐墓栢

舅家移塋

上窰

彭祖舉柩

古墓 九則

駱賓王塚祀 二則

大保墓石

壙對

築墓除妖

墓旁神鼎

冥婚

墓之吉凶 二則

方相

譙周墓

墓記銘 三則

掩墓

耻志文

祭墓

墓盜

壽槨

不會葬

羨道刊誌

誌墓無愧

溢美

大范志銘

樓啟墓志

墩 三則

橋 八則

建橋改隄

大隄

隄利

湧幢小品卷之六

湖上朱國禎輯

祖陵

洪武初年間迷失

祖陵未知先陵厝所遣官於

泗洲城西相河壩歲時望祭十七年有朱貴者先

充龍驤衛小旗泗州盱眙縣招賢鄉人年少回家

祭祖賫捧

祖陵家圖親赴

高皇御前畫圖貼

說識認宗室相同因願守

祖宗根本

高皇大

喜除授署令後改爲奉祀賜貴田宅鈔幣等物今

世襲主奉祭祀其陵廟尚用黑瓦至宣德中年始
易以黃

朱巷

高皇系出句容歷世墓皆在朱家巷既遷江北 熙
熙祖葬泗州爲 祖陵 仁祖葬鍾離爲 皇陵

上都金陵之癸卯追封立石句容 上自爲文題曰

朱氏世德之碑實宋龍鳳九年事既卽大位刻石
于臨濠之陵并祭四代 祖考旣得泗州圖帖立
爲 祖陵則并祭 德祖 懿祖而句容碑墓俱

停至嘉靖十一年縣人都御史王暉上言其地祖

跡明載 天潢玉牒 聖祖碑文中乞加崇封遂

命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

御史劉良卿提學御史馮天馭勘上自句容縣西

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

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

指鄉人異之呼爲龍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

各衆稱卽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畝見今民楊

春爲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

木一顆木下一穿故老相傳 朱皇帝家墳量丈
尺得地三畝遍生荆棘並無丘壠石碑西北古廟
一所壁畫神像并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爐上
刻朱鄉社二十八戶置凡七十六字總是一片荒
坡 上曰旣無實跡且罷

陵像

孝陵神道可十餘里循山而下稍稍紆曲石像十八
對皆有臺想 孝慈皇后葬時都已製成 天壽
山神道長亦如之徑直有上下龍鳳橋各一蓋水

自塞外南注折而東穿過神道局面寬廣完美真
大地也石像宣德中始製 世宗時神道始石砌
諸像并護以石臺蓋 文皇雖營 壽陵塋
仁孝皇后而其時屢出塞逐虜重以南征軍興勞費
不可言又建兩宮改築 三殿其時物力大匱無
暇及此裝飾工程也

陵戶

祖陵灑掃戶二百九十三無禮生 皇陵則三千三
百四十二戶禮生二十四親親之殺如此自

孝陵而下各設軍衛則五千五百然猶未及漢立縣之盛也

九陵

天壽山九陵 長陵居中惟 景陵居左 獻陵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皆在右 永陵又在

景陵之左是左二而右五矣 泰陵臨溪水直流

二十里制又卑隘傷哉傷哉當時大臣不得辭其

責 康陵中斷豈盡人事亦若天人之窮乃 昭

陵在 各陵之右 壽陵又在其下未知形勢何

如今日 慶陵

陵祭

太祖得濠州自往致祭禮用總麻特製麤有白纓衫

經比總加重恐改葬洩靈氣培土加封 文皇人

金川門先謁 孝陵方卽位凡息辰 上率百官

親祭至騎行不用 法駕旣遷北京 皇太子親

祭宣德中留駙馬顓職祀事 長陵復土 宣宗

自祭間遣親王或改駙馬以後南改魏公庭臣皆

陪此則兼用勳戚庭臣分陪此辟如人家上墳子

孫那得恣然南京隔遠無如之何 天壽山相近
天子歲一親行可也

宣宗奉 皇太后謁 二陵歸見畊者親下馬問之
親舉耒耜者三因錄其語示蹇夏諸大臣其文曰庚
戌春暮謁 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
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而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
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由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
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
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曷不易爾
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
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
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
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
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
闔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
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

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憂且旦暮不
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
嘉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
抑尚有他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
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
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
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
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
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
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
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國朝謁陵親祭自

英宗正統後五朝不復舉蓋百

二十年天至

世宗乃克親行

穆宗一行

神

宗亦如之又以壽工親往者三

壽陵

嘉靖五年

世宗既奉

章聖皇太后謁

廟禮

成十五年三月議興壽工三月丙子又奉

皇太

后率

皇后謁

陵發京師次玄福宮

上戴龍

威冠絳紗袍躬被橐鞬乘龍馬靺鞨護行晡次沙河次日駕發入紅門至行宮召諭大臣曰此處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七陵在此如何守護對以量移富民上不可再對添設一總兵南衛京師北衛陵寢允之已謁長陵獻陵

景陵從致仕官駱用卿之言定壽域於十八道嶺易名曰陽翠庚辰遍謁諸陵壬午至沙河勅諭

昌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糧稅三分之一二年六十者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生徒給燈油八十斤遂幸西山既夕至玉泉亭祭未由青龍橋奉

皇太后登舟遊西湖至高梁橋入阜城門四月十九日上覆詣七陵告興工往返凡十日

神皇壽宮在大峪山下先擇廷臣中明堪輿者大宗伯徐學謨舉南尚書陳道基通政叅議梁子琦聽補僉事胡宥以往子琦擇獻七處皆以山厓不當上意後命再卜陳胡已去而禮部惡梁躁競不用改卜大峪梁憤宗伯及閣臣上彈文二三御史和之卒不勝而止然世廟曾欲葬章聖太后於此

而曰大峪空淒不如純山完美其出自世宗聖明自斷耶抑有術者指之耶聖壽萬年地必上吉紛紛者何爲

又壽宮皆種栝子松或曰申文定阿上意遣其姻工部卽徐泰時往取考之陽翠嶺興工亦采此松蒙遣者皇甫百泉亦蘇州人也

把滑

水東日記云

太宗皇帝初營

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過沙

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

仁廟素苦足疾中官

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

滑宣廟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

怒目者久之此則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

已兆於此矣

永樂五年皇后崩未卜陵地六年如北京皇

太子在應天監國次年相黃土山最吉定名天壽

十一年上巳南還命漢王奉皇后梓宮渡江

安葬號曰長陵久之漢王固請還京有異謀十

三年 太宗刺知狀徙王安樂尋北狩數出塞仍
太子監國 太孫從行監北京從出塞者一久之
太孫亦還京至十八年三殿兩宮成決意定都始
召 太子 太孫竝會北京受朝由是觀之六年
定天壽山之後十八年大會之前 仁宗未嘗一
日在順天也沙河把滑之語攷其時 仁宗 太
孫與漢王了不相及

少昊陵

在曲阜縣東北八里陵前有石壇石像有石碑四
高廣各二十餘尺龜趺亦長二十尺其上無字蓋
宋時所造碑成未鐫金兵至遂寢亦奇踪也史記
少昊葬雲陽顏師古註云雲陽山名在曲阜今陵
在平地無山形陵前又有大石方廣丈許舊爲土
壅嘉靖末水汎始出其文云奉勅修僊源縣景靈
宮太極觀於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一日奉安聖祖
遂爲大帝立石聖像蓋宋真宗時所建老氏之宮
也

堯陵

在曹州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陵高四丈五尺
廣二十餘丈陵上有廟俗謂之堯王寺是也皇覽
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
謐云穀林卽城陽也水經註云城陽城西二里有
堯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皆立廟四周有水
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大饒魚筍不敢采
捕前列數碑枯柏數株檀檜成林二陴南北列馳
道徑通皆以磚砌之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
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長櫟聯蔭扶蘇
里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序云宋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上狀請勅本州
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稅俾奉洒掃詔給守
陵五戶弘治五年曹州學正濮琰又以爲言且云
元至正間爲水所沒水去又闢爲僧寺成化初撤
寺爲祀尋廢無以昭祀典下所司知之禮部尚書
耿裕移文欲改正祀典已而不果歐陽修集載濟
陰堯祠碑云帝堯者蓋昔之聖主也又曰聖漢龍
興纂堯之緒祠以上犧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

場夷替屏懾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于堯塚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讀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所建又載堯祠祈雨碑云云

古陵廟

帝王陵寢自神農而上不可考其餘皆有異同

黃帝之葬皇覽云在上郡陽周之橋山 括地志

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 薊

州志云平谷縣漁子山上有大冢舊傳爲軒轅黃

帝陵上有黃帝廟 封禪書有黃帝采首山銅鑄

鼎於荆山下鼎成龍髯之說 魏地形志趙興郡

陽周縣橋山有黃帝冢襄樂郡膚施縣有黃帝祠

少昊陵已見前說而遁甲開山圖云雲陽今長

沙茶陵露水鄉攸縣界是也其地葬處生鐵成墳

顓頊葬頓丘在濮陽城門外廣陽里 崔鴻前

奏錄云顓頊帝葬廣陽下不及泉 九域志云順安

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隸瀛而臨河濮陽地相出

入故臨河東九里有顓帝廟 帝嚳亦葬頓丘

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山海經云帝嚳葬狄山之陰帝堯葬其陽郭景

純注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殂亾之後四海

若喪考妣各自起土為冢祭醊哭泣是以所在有

墓 元和志云頓丘 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北

三十里有帝嚳墓 世記云嚳葬濮陽頓丘廣陽

里 堯葬見前 帝舜之葬孟子云舜生於諸馮

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竹書云陟於鳴條 尚書

書陟方乃死 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戎道死南紀

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

乘之 呂覽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 路史云諸

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地也鳴條在河中府安邑

有舜墓有紀市鳴條陌去紀市才兩舍蒼梧之葬

漢儒所傳非其實也 禮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

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

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皇覽云舜冢在

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 王孫謀埤曰象

漢書卷之六
封有鼻實在蒼梧九疑之間亦嘗僭稱虞帝故始
興有鼻天子墓後世譌爲虞舜所葬故有蒼梧之
說孟子鳴條一言足爲破的

漢唐之陵多在陝西易攷大約多西南向前宋在
河南府後宋在會稽取玄空五行天水納音皆北
向湖有趙王墳蓋沂王濟王之類六朝五代俱在
秣陵 孝陵一建皆統入園中矣

拜陵

臣下拜陵始于晉王導自以元帝睽同布衣匪惟
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下詔
羣臣遵行

伐墓柏

唐肅宗時韋陟爲吏部尚書宗人伐墓相坐不教
下遷不知借事去之乎抑唐有此律令也今大族
墓木每被不肖子孫砍伐販賣族中顯貴者不敢
呵止則添設此例未爲不可

舅家移塋

近時重陰陽堪輿家凡圖墓多從舊塋睥睨余淡

不以爲然多避去暇中閱唐李義琰傳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高宗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高宗懦主乃能如是想亦心慈有不忍也然義琰頗清儉鯁切而亦爲此何與

土窰

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塚塚小者猶延里許俗善伐塚有敗者剗其門洞而居卽稱窰其穴山壁棲者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見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其六十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古墓

延安府甘泉縣西六十里有薄姬塚高丈餘老松古柏蒼鬱相映人不敢犯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葬輜車四出棺塌無定處吳黃武中交

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
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螭玉
押金飾後瑜携劔經贛上飛入江水

漢太史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芝川鎮前有祠見
存司馬遷世家龍門芝川去龍門祇隔黃河

荆軻墓在郟陽縣東數十里臨川伍福題詩曰荒
村古廟祀荆軻立馬斜陽感慨多可惜壯心爲國
許堪嗟七首奈秦何九泉已負燕丹死千載空悲
易水歌落葉滿庭香火冷顏垣寂寞翳煙蘿

四明倪公凍爲南兵郎過景州輿中假寐見萬隊
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爲誰曰周亞夫
也旣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卽亞夫廟也輿中
拈一舊帙復得亞夫傳心異之復少寢則見夢且
揖曰吾室苦爲牧豎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
縣爲邑令趙完壁言之明日詢之有古篠地則周
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主懸扁禁樵采此萬曆戊子
年事趙後爲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
李克齋遂爲衢州太守廳有叢塚相傳爲郭璞墓

涉幢小品 卷六 十五
發之不利於守公曰出政之地豈丘壠可棲且景
純不歿於此竟發之得石筍二乃唐刺史李郇所
樹者訛傳云

南宋劉錡之墓在臯亭山北小嶺下東向石獸石
橋偉壯俱存土稱劉太師墳旁有菴當是守墓者
土人云掘下二尺皆磚甚堅可用墓已穿掘前後
背穴巨石露角余言於縣令塞之錡之忠勇在韓
岳下秦檜之黨欲斬錡以謝金晚年用兵不得志
嘔血以死可憐也

宋張十五者園中有古墓張因貧發取其物夜聞
語云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諸物
遂病瘧毒日號呼曰殺人竟以死萬曆乙未烏鎮
夏司寇建宅傍有舊墓發而棄之子女殞者七人
余鎮人遷一墓有蜂飛出螫其臂潰爲瘡大僅如
豆中有人聲若呼名而罵者竟死

夏英公好術數於洛中得善地迨其葬時其子龍
圖安期已貴顯當開營域不自督促委之幹者其
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故槨碑刻具在諱不以白

取棺於旁近埋之葬未幾而龍圖死其婦挈貲財
數萬改適次弟又得罪瘞焉

譙周墓

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
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爾後縣中頻見緋衣貴人
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隆慶戊
辰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
張暴卒未幾母張又爲姪所殺疑是其子筮而斃
之遂被劾去

駱賓王塚祀

正德九年曹某者鑿葭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
得古塚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
新少頃卽滅曹驚訝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
聞諸人有欲覺之者曹懼乃碎其石嘗考賓王本
傳大明中與李敬業共謀起義兵於廣陵不捷而
遁通近廣陵而且僻此豈其証歟然世所傳謂其
落髮徧遊諸名山今章服儼然何也豈嗣聖勅革
後宥而弗罪復逃於釋耶抑人憐其才故厚其葬

而然耶

萬曆丙戌祀駱賓王於金華之鄉賢祠蓋吾鄉蘇紫溪先生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廣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又欲祀劉孝標不果

墓記銘

文正書院祀希文而下世遶一人統司之曰主奉第十三世孫從規易建石表又以文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掃請於官求自往省至萬安山尹樊里省奠封掃如儀自魏公祔葬諸冢遺封故存獨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則無所見問知爲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削藁蔓披砂礫肆蒐不得乃禱於空蹠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雨止滌土去深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大驚喜亟白於守禦分閫官始按圖譜加封樹作墉屋辨址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之勒石記事

宋時熊博爲建州刺史寓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

山岸崩墜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焉
其辭曰筮卦吉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
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
感歎爲移葬他里博後仕至工部尚書

景定四年王益爲蘄州按撫使元兵至遷城于麟
山得古墓中石銘云本有千年地姑借五百年感
謝王刺史移我過西園

太保墓石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那臺縣治
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
盜者李淮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
前知如此

掩墓

周濟洛陽人母喪躬自營葬域見良方多磚公曰
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
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
崖也旣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也而考之實葬
其地濟以御史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讐殺

累年勅濟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曰撫之不服加
兵未晚令人齎榜往允沉吟書囿字於榜尾令持
還衆不解其意濟曰此非無見囿者誘禽鳥之媒
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
曰非凡御史也卽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
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

壙對

吳明卿自作生穴旁爲祠題其柱曰陶元亮屬自
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鍤且醉且醒
明年登七十四方賀者履不絕於戶時語二子事
小定且自爲誌無何遂卒

耻志文

張嘉孚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
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卽有一部遺
文生但餘幾錢死卽有一片志文吾耻之否德不
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爾
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爲不孝所
著述率焚草草任散佚戒勿收故無得而稱焉致

仕家居終日不去書晚好易事多先覺秘不語人
常曰不須名位不用身後之譽袁緩是吾師也署
其庭曰四十餘年策名却悔紅塵浪度七旬暮齒
學易幾能黃髮無愆年七十九卒子衮舉人孫國
縉進士

築墓除妖

張惠德州人少以孝義稱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
遭兵燹被空暴露累年惑于術士未曾修葺時公
尚幼永樂十二年中鄉舉歸卽謂族人曰祖墓荆
榛歲久爲子孫者安可坐視不用術士不擇日期
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喪授都察
院司務至南禮部尚書每過里謁宣聖畢必至祖
塋親操鋤鋤增築墳壠日晡方回親戚隣里就塋
所一會不于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
桌橈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於地下吾
安忍肥甘華美爲已樂哉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
福建人病於池州親往視留治湯藥日晚散步門
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來卽報知門

僕有懼色責治之他日報曰來矣自挾弓矢至墀下望蛇連發數箭箭盡而蛇不下令隸取蓆于樹下焚之良久蛇墜樹聲如倒牆公曰官得其人妖不為害今縣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縣官答之過沅陵見居民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啣火即為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

祭墓

謝枋得過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近寢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墓旁神鼎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埃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埃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劉及執綆者耳盡痛

墓盜

鄞有猾盜詹揀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

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爲盜物無疑當不待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寘之法其禍少息近日徽州亦有此事以皮爲帳鑽土入墓骨黃者吉卽易骸而葬白者凶黑大凶後皆伏法包有剛介聲歷宦稱閭羅包老云

冥婚

曹操愛子蒼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冥婚之說所自起近時葉臺山少師女死女故字林給事梓子子亦死迎而合窆千古事必有對者

壽槨

南唐沈彬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寄居高安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間裴徊不能去戒諸子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吾子也居數年卒伐樹掘土丈餘得一石槨工用精妙光潔可鑑蓋上刊八篆字云天成二年壽槨一所乃舉棺就而葬之

墓之凶吉

蔡端明言地理家說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于平

坡地深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人燥則避風魏公之葬無乃太卑濕乎

李閣學九我自其祖原兄弟二支一多子孫文且貴一最衰落疑祖墳有利有不利也發而改葬其尸半存半毀若有畛者未幾閣學亦卒余友蔡五岳憲副乃其門生爲泉州太守所親見館友李碧海亦言其家一支多至百餘丁皆聰明讀書顯貴一僅十餘人駸不識字

不會葬

祠土題主執事者皆東向迎東方生氣也泰和曾姓者請二秀才行禮一爲楊廷策一郭應鳳行禮歸未旬日策鳳俱亾豈未明於東向之禮耶邵康節不會葬其亦有見於此與

方相

近年諸大臣出葬其威儀可謂極盛然有一欠事凡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見止二目蓋細事初不經懷也

漢書小品 卷六
三
羨道刊誌

墓誌銘藏于壙內惟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銘藏矣邵陵王又作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

誌墓無愧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吾獨無過乎于是自省卽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象山陸九淵爲之墓碣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惟于公無愧云

溢美

楊惟立作許某誌銘兄鏡川守陳書曰誌銘之言多溢美吾弟此作益眩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尙論其世難乎免于君子之誅矣惟立者楊公守隨也

大范志銘

大范老子忠獻公雍壓于小范老子文正公仲淹然大范亦何可易及臨歿索誌銘于小范稱曰發身如班定遠籌邊如馬伏波又曰維侯之德柔文

剛武攘彼戎寇禦彼菑害蓋忠獻能文而以武職起家故云戎人稱知州爲老子

樓啓墓志

天順七年會場之火大風士焚死者百有十六人鄞人樓啓者與焉先期楊晉菴守陳夢有人求樓志銘者心異之後果如夢

墩

蘇州葑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弗沒號曰浮墩相傳此地昔有雙松參天建炎狄難潰兵欲伐之隕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卽其地

廣信府城中東北隅有萬松墩隆基而圓土膏沃衍前左介兩學間舊傳爲周瑜故宅

新安有篁墩以多竹名程氏始祖賜第廟食處也黃巢經其地與已同姓者俱不殺民懼其戕害改爲黃公墩成化間襄毅公貴考圖謀詢故老惡其以忠臣故第辱于逆賊乃復舊名子敏政因自號遂顯于時云

橋

嘉靖三十二年春方士陶仲文奏濟南府齊河縣
有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臣已募銀一萬三千兩
助功近聞濬河得龍骨一重十斤又突出石沙一
脉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報完乞損內帑以
終大工 上令給銀一萬四千兩

琉璃河建橋乃嘉靖二十年事費各處帑銀三十
餘萬兩 欽助又九萬三千餘兩胡良河建橋并

橋乃 神廟二年事 慈寧宮發銀一萬

五千兩 欽發又五萬兩盧溝橋建于先朝後時

加修築比琉璃橋費又且十倍多矣

蔡忠惠剏洛陽橋橫亘江中撰時揆日畫基所向
鏃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鑿石
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絳每有危險神則來
相趾石所累螭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
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
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
夢寐已

俗本傳端明造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而

還解曰酉月廿八日此事亦奇然實國朝蔡錫之事端明既有神助建此橋後復圯錫以泉州知府修之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改名萬安云錫字廷予鄞縣人官大理卿有清操兩事合爲一前後二蔡始其再世乎

石橋易敗易以木而得久者我明姜昂之于漣水也昂太倉人木橋易敗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于洛陽也累石爲柱銳其前殺水濤不爲怒亦昭德也

吳江長橋乃慶曆三年尉王廷堅所造錢公輔記

趙州石橋成唐大足間默啜破定州南奔石橋馬伏地不進見橋上青龍猙攫奮怒虜恐遁去

天橋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洱河水下趨處也初未鑿時蒼洱之間水據十之七鑿後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謂之石河下斷上連絕壑深塹石梁跨之憑虛陵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橋橋邊激水濺珠宛如梅樹人呼日不謝梅

亦奇觀也橋之北有脊嶂又名一線天水故道也石有古色可吹洞簫

建橋改隄

濟寧州濟水會洗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舊未有橋成化中工部郎畢瑜貴溪人創爲橋榜曰濟川落成之日長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進士翰林編修又一日夢緋衣絳幘者稱宋邪魁曰公隄大逼吾宮將爲行路奈何亟索堤傍志石丹書炳然改築隄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匝歲復見夢曰願爲公後以報詰朝生子爲濟時正德辛未進士亦工部郎孫三才與余同年己丑進士御史少卿有名

大隄

自鄖陽而下盡于黃州皆爲雲夢又曰夢澤在在有隄襄陽大隄曲所以咏也余親行其上回復如岡如陵真是偉觀蓋因漢水時時泛溢爲此障之亦如我嘉湖之有圩有垵而浙東萬山中尤多想自神禹治水後帝王則爲地方計人民則爲室家

耕作計悉其財力不計時不計勞苦卽迂公之鑿山精衛之填海亦無以過雖云人力亦天意神明所相黃河之隄莫壯于開封余亦親行攷宋初黃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漸決遂直抵開封城下國初幾欲遷王府隄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祖其說治運河有長隄遙隄縷隄等名其費不貲而衝決如故看來襄陽開封二府之隄紆曲堅壯制度絕佳其妙處全在紆曲因水勢旣猛隄若徑直全當其鋒勢必不支惟紆曲則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殺之今之橋堵亦用此法卽宋藝祖剪紙圍築都城之意乃若運河之隄勢必不能紆曲又卑薄太甚如何禦水卽堅壯亦止禦得散漫之水如何禦得衝決之水余行沛縣一帶見河水溜處其身如甕其頭如龍霍霍望鬆土鑽入甚迅且勁拗若乘墩俯若奔壑岸崩頃刻數十丈霆震電掣鐵石也靡隄于何有惟度其勢之所至豫設掃以待可以徐徐幹轉

隄利

隄之功莫利于下鄉之田余家湖邊看來洪荒時
一派都是蘆葦之灘却天地氣機節宣有深有淺
有斷有續中間條理原自井井明農者因勢利道
大者隄小者塘畛以埂分爲塍久之皆成沃壤今
吳江人往往用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經見
二十里內有起白手致萬金者兩家此水利築隄
所以當講也然尤莫利于上鄉之田辛丑余南歸
經磁州遍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濶可徑尺
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
然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
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
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
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又余同門李太
華有實爲漢中太守築隄亘十里灌田萬頃黃昭
素有記甚詳此興水利之良法也匪獨阡陌卽漕
河之重若非從白老人築戴家壩挽水歸之南旺
其得南北通流濟二百餘年軍國之用乎徐孺東
開水利不依山尋有源之水而于京東平洋之地

上靠天時下靠人力最下又靠器具勞而無功反
招怨謗亦固其所今聞涿州開水田數萬畝想必
用劉李二公之法劉鄉科官至太守李陞副使考
察致仕大約以任氣失官要之漢中之功當世世
尸祝而昭素之記必傳則李亦可以不朽矣

卷一